



內政部登記證內警臺業字第三四七號
中華民國五十年三月再版

世界文學大系
中國之部卷三

戲曲

定價 新臺幣八十元
港幣十四元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主編者 李石曾

編譯者 本局編譯

發行人 應文婢

出版者 啓明書局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七十號
郵撥賬戶：二九九三號

經售處 各大書局

本書編號：553

世界文學大系 中國之部第三冊目錄

一、劉知遠傳（諸宮調）	金	無名氏撰	一一	二六
二、嬌紅傳	元	宋梅洞作	二七	五三
三、楊氏女殺狗勸夫雜劇	元	蕭德祥撰	五五	六九
四、新刊關目詐妮子調風月	元	關漢卿撰	七一	七五
五、功臣宴敬德不伏老（雜劇）	元	楊梓作	七七	八四
六、錢大尹智勘緋衣夢	元	關漢卿作	八五	九二
七、大都新刊關目的本東窗事犯	元	孔文卿撰	九三	九九
八、趙匡義智娶符金錠雜劇	元	明無名氏撰	一〇一	一一五
九、新刻出像音註岳飛破虜東應記	元	明無名氏撰	一一七	一五七
十、楊東來先生批評西游記	元	吳昌齡撰	一五九	二一四
十一、白兔記	元	無名氏作	二一五	二九八
十二、趙氏孤兒記	元	明無名氏撰	二九九	四三六
十三、中山狼傳	明	馬中錫撰	四三七	四三九
十四、中山狼院本	明	王九思撰	四四一	四四六
十五、中山狼雜劇	明	康海撰	四四七	四五六
十六、新編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（全寶）	明	朱有墩撰	四五七	四六六
十七、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	明	劉兌撰	四六七	四九八
十八、東調選	清	韓小窗撰	四九九	五二三
十九、西調選	清	羅松窗撰	五二五	五四五
二十、斬鬼傳	清	烟霞散人撰	五四七	六五三
唐鍾馗平鬼傳	清	雲中道人撰	五四七	六三一

劉知遠傳 目次

知遠走慕家莊沙陀村入舍第一.....	一
知遠別三娘太原投事第二.....	七
知遠充軍三娘剪髮生少主第三.....	一三
知遠投三娘與洪義斯打第十一.....	一四
君臣弟兄子母夫婦團圓第十二.....	一九

劉知遠傳（諸宮調）

金 無名氏撰

知遠走慕家莊沙陀村入舍第一

〔商調迴戈樂〕引子問向閉窗檢文典，曾披覽，把一十七代看，自古及今都總有羅亂。共工當日征於不周，蚩尤播磨寰湯伐桀，周武動兵取了紂江山。○併合吳越，七雄交戰，即漸興楚漢，到底高祖洪福果齊天，整整四百年間社稷。中腰有奸篡，王莽立昆陽一陣，光武盡除剪。○末後三分，舉戈鏖不暫停閑。最傷感兩晉陳隋，長是有狼煙。大唐二十一朝帝主，僖宗聽讒言，朝失政，後與五代，飢饉艱難。

〔尾〕自從一個黃巢反，荒荒地五十餘年，交天下黎民受塗炭。

如何見得五代史羅亂相持？古賢有詩云：

自從大駕去奔西，貴落深坑賤出泥。

昌封盡封元亮牧，郡君却作庶人妻。

扶犁黑手番成笏，食肉朱唇強喫齋。

只有一般憑不得，南山依舊與雲齊。

〔正宮應天長纏令〕自從羅亂土馬舉，都不似梁晉交兵多戰賭。豪家變得貧賤，窮漢却番作榮富。幸是宰相爲黎庶，百姓便做了台輔。○話中只說應州路，一兄一弟，艱難將着老母。哥哥喚做劉知遠，兄弟知崇，同共相逐。知遠成人過弱冠，知崇八九歲正癡愚。

〔甘草子〕在鄉故，在鄉故，上輩爲官，父親多雄武。名目號光挺，因失陣，身亡歿。○蓋爲新來填了家緣，離故里往南中趁熟。身上單寒，沒了盤費，直是淒楚。

〔尾〕兩朝天子，子爭時不遇。知崇是隱跡，河東聖明主。知遠是未發跡，潛龍漢高祖。

五代史：漢高祖者，姓劉，諱知遠，卽位更名曰高。其先，沙陀人也。父曰光挺，失陣而卒。後散家產，與弟知崇，逐母趁熟於太原之地。有陽盤六堡村慕容大郎，娶母爲後嫁。又生二子，乃彥超、彥進。後長立，弟兄不睦。知遠獨離莊舍，投託於他所。奈別無盤費，〔仙呂調六么令〕常如目下，何日顯雄威有朝福至，須交名播滿華夷。無價荆山美玉，未遣下和知。路凹淺水，蛟龍潛避，命通專等順雲霓。○行路關少盤費，途陌受飢餓。時行凝睛，忽觀村疇無三里。舉步如飛，來到見莊院，景堪題。前臨官道，新開酒務，一竿斜刺出疎籬。

〔尾〕飄飄招飈任風吹，布望高懸長三尺。思憶，勝如邊塞見征旗。

數間茅屋道傍邊，空裏高將布望懸。

簷下柴燒蘆葫葉，牛屎泥牆畫醉仙。

開務主人姓牛，排房第七。潛龍入務來見主人。

〔仙呂調勝葫蘆〕牛七翁莊頭賣務場，劉知遠試端詳。不納王堯並二稅，百年光景，假饒總醉，三萬六千場。○瓦鉢磁甌列土床，滋味勝高陽。一碗了時添一碗，淋淋瀝瀝啞。

〔中缺第三葉至第四葉〕

……鬚眉掃，似瀕下坎熊皮。○七翁望見先皺眉，客人聽我說細微。若言這人所爲，做處只要便宜。接坐善能飲醉酒，冲席聲頓與錯。在村第一欺良善，沒尊卑不近道理。若還懂着蒜如鬼祟，纏殺殺你不肯放東西。

〔尾〕惡如當界土地，滿村裏不叫做李洪義，一方人只叫做活太歲。

此人在沙陀小李村住，姓李名洪義，爲無賴，只叫做活太歲。客人宜避之。俄見洪義入務中，將七翁喚睡，詬罵不已。潛龍聽而怒發，欲報一飯之恩。

〔南呂宮商〕月村夫舉措，看待老兒，渾如無物。高聲叱喝，驅使有若奴僕。說翁翁起敢擡頭問！自後只言得一句，親身與料酸醋，却爭敢離一步觀觀。眉接上下，心懷恐拒。○見他喜笑也，權欣見煩惱也，也將眉聚。百般毀謗，傍裏知遠，嗔怒叫一聲不若春雷。待報答一飯恩，故言村漢聽我語，雖然你不讀書，也合思慮尊卑大小，學人做處。

〔尾〕許來大年甲，怎般毀辱，你須也家內有父母，想這畜生是大小大無禮度！

豈不聞家有老敬老，家有牛羊敬野草。五福之中，唯壽最尊。據爾無狀，與禽獸何別！洪義大怒。

〔般涉調〕「頭花」老兒，謊得七魄三魂蕩，想料郎君也性剛。料不識此個兇徒，你如今却待侵傍！○好意勸諫，越越頓容長，眼見得今朝壞了務場。俗言道：兩硬相逢，必有一個損傷。○村夫用拳戳，知遠也不忙，側身早閃過，撲一個水牛另有方，使筋力，排定拳頭，恰渾如置線模樣。

〔尾〕臉上敲着鼻樑，難爲整理身軀仰，直倒在槐木酒棹上。

知遠勢況，渾如奔浪出波龍；

村叟力虧，恰似重傷摧小虎。

可憐未遇諸侯，輸與埋名天子。洪義重傷牛七，勸免方休。滿務中人皆喝采，須臾去了活太歲。

〔正宮文序子〕針關裏脫得，命豈敢停待。鮮血滿身邊，骨傷肉擦，如猛虎牙爪潛伏，折挫了慷慨。每番只是人前走踢行拳，兇頑無賴。○天罰下此個年少，與村夫降災。羞惱不臺頭，雙眼怎開，兩隻脚走出莊門，高聲一派，口中只道：「得得兩度三廻，不放了你了！」

〔尾〕「離冤」結下如江海，此一個村夫向後來，專與潛龍做冤害。

知遠聞之，不以爲事。當夜只宿在牛七翁莊。至次日，辭主人，又逕轉嚙尋村身，如落花飛絮。

〔歇指調〕「枕邊兒」未遇潛龍，此夜宿於莊舍。至天明，辭七翁重遊迥野。又思想前程事，越無與決。終久待如何去也？○逕遞登途，時節正當三月。落花飛，柳絮舞，情驚因蝶，怕地臨莊院。榆槐相接，樹影下權時氣歇。

但見院後披牛麻，柴門向日開，家麻遮嫩草，野鼓映蒼苔。知遠因歇於槐陰之下，不覺睡着。自莊中有一老翁攜筇至於樹下，見一人臥於塵土。

〔商角定風波〕老兒離莊院，料他家中須是豪強。衣服囑齊整，手把定筇竹拄杖。行田野，出村房，約半里，風吹滿目麥浪。○忽地心驚，見槐影之間，紫霧紅光。親金龍戲寶珠，到移時，由有景像，單一人，鼻如雷臥僵，御萬千福相。

〔尾〕翁翁感嘆少年郎，這人時下別無向當，久後是一個潛龍帝王。

老兒嘆曰：此人異日必貴。未知姓字名誰？暫候移時，少年睡覺。因詢鄉貫姓名，意欲結識。知遠便說：

〔商調拋毬樂〕老兒詢問，潛龍不能推免。欲待說，難言，轉添悲怨。兩臉泪流如線，謾哽咽，短嘆長吁，又定手前來分辨。不肖欲話行蹤，披著麻被把祖宗怎施展。論門風家業，也曾榮顯。上稍幾輩，爲官在京輦。俺父陣前亡，值唐末，荒荒起塞煙。老母遂將定俺兩個弟兄，離了仙原。○波波瀉瀉，驅驅受此般飢寒，怎過遣。陽盤村一個豪民，見求母親，同爲姻眷。也生二子，長大來爲人不善。喚作進兒，超兒，聽人唆調，與俺怒叫喧。便分星百兩，道俺不姓慕容。漢家怎受小兒薄賤，纏繫上離了慈親，悵然地兩脚到您莊院，深承丈文便恁好見。

〔尾〕家住應州金城縣，爲權亂，傷殘了土田。言着姓名，自覺愚濁心先倦。是逐狼趁熟底劉知遠。

翁翁既聞此語，便一言再問：如肯不相棄家門卑賤，老漢莊中田土甚廣，客戶嚙少。肯唐力相守一年半歲，知遠便從引至莊上，請王學究爲文契了必。

〔正宮錦纏道〕又思憶未發跡，潛龍皇帝，不得已，進遞尋村轉，嚙求乞。悵至沙陀，小李逢老丈語話因依，便相隨書文立契，半年已外，別商議，也子強如你但衣食。○也合是來到翁翁家裏，向堂前兩個婆娘，便生不喜。是大嫂忙呼大哥，劉知遠試與觀親，陌驚疑。元來却是務中昨日要酒喫，我曾與了一頓死拳踢。

〔尾〕冤家濟會非今世，惡業相逢怎由你？恰正是饑人李洪義。

李洪義亦認得是饑人，提荒桑棒向前來便打。潛龍性命怎生？云云翁翁姓李，排房最大，爲多知古事，善書算陰陽，時人美呼三傳。二子不賢。大者李洪義，小者洪信。二婦女皆有外名，大者倒上樹，小者棘針棍。見知遠皆有不喜之色。大哥欲打，被三傳扯住，說與洪義，此人立契庸身，見爲客戶，我兒何怒！

〔黃鍾宮願成雙〕李三傳頻告訴我兒，你爲何發怒？指定新來少年郎，此人也家豪大富。○傷心陣上亡了慈父，這家親娘嫁人。

爲婦。獨自一身尙漂蓬，向咱家中拈錢受雇。

〔尾〕你恁兇頑，驕蟲，交外人怎生存住？待你再打着，共你鬧個沒好處！

洪義對父不言昨日務中相打之事，只言不喜這人。兒子弟兄，因爲縣中稅賦未了，須索理會去。此輩過來，休交在莊。道罷，備馬而去。大翁不問，引知遠宿於西房。當夜三傳女子號曰三娘，好燒夜香。明月之下，見一金蛇，長約數寸，盤旋入於西房。〔中呂調〕安公子〔纏令〕雖是個莊家女，顏貌傾城誰堪並。洛浦西施共姐已，也難似這佳人。年紀方當笄歲，未曾有良婿。柳眉排臉朱櫻口，似玉肌膚，腰細金蓮步穩。○體掛衣相稱，一套羅裳金縷盡。每夜焚香對皓月，忽爾心驚。地上見金光一道，分明認是一個小蛇兒，迭七寸，直入西房，門戶不會關定。〔柳青娘〕佳人趕着到房中，驛燈昏着，金釵再挑，光焰恣分明。土床上臥着個年少人，七尺堂堂貌美，御軀凜凜如神。閉雙眸熟睡着，一事罕會聞。〔酥蜜兒〕紅光紫霧罩其身，那些福氣說不盡。她通鼻竅來共往，三娘時下好權欣。〔柳青娘〕昔有相師，算奴家台發奮，得爲正宮，做國母，嫁明君。今宵果應先生語。唐末龍蛇，未辨布衣，下官家潛隱好莊中，先結識這個貴人。

〔尾〕如還脫了這門親，我幾時到得昭陽寶殿？眼裏無真一世貧。

三娘遂取頭上金釵，分其一股，等得潛龍覺來，兩手度與知遠。燈下見而且驚曰：某乃貧困之人，謝尊君見愛，庸力莊中。願娘子速去。恐二兄嫂知，某必有禍。三娘笑爲劉郎，無得怕拒，故與君相結。

〔黃鍾宮女冠子〕此夜潛龍向心中倒大驚然，連忙上榻邊，躬身施禮問。當姐姐貪夜之間，因何來到？早離西房，是爲長使。翁翁知道，定見小人必有禍。三娘全更不羞，待結識天子，望他居宮苑，低低分辨。劉家你休怕，那日見你來俺莊院，伊非貧賤者。先許咱兩個待爲姻眷，取金釵分破，遂將一股與他知遠。

〔尾〕未作夫妻分釵願，待你發跡恁時團圓。咱做學他樂昌徐德言。

知遠不獲已，授釵股，餘外並無他事。至次日，三娘對父，私言夜來見金蛇通竅之事。翁翁大喜。

〔南呂宮應天長〕三娘子背着莊院，把嫂嫂過邊，分釵股與了一半，絕早侵晨見爹娘，便再言情款。昨宵燒夜香，西廬內着眼頻視。見一條蛇兒，金色甚分明，更來往打盤桓。○白走上青簪布衫，認得新來底那漢。向鼻竅內胡鑽。客人又不曾番轉。此般希差事，我

慈父你試清圖。這翁翁聞說道，姓劉人那底久後必榮顯！

〔尾〕我女兒曾有牙推算，不久咱門風也改換。你曾有分帶盤龍九鳳冠！

三娘無得逆父，吾取少年，交爲入舍。佳人微笑，母亦相隨。便請房弟三翁翁也順。更不問兩人弟兄并妯娌。立三翁爲媒，便問陰陽牙推，揀擇個吉日。

〔黃鍾宮快活年〕一雙老父母，解放眉頭結。三翁也隨順歡容生兩腋。妯娌傍邊驚嘴脣，不喜些些。三娘內心喜悅也難捨。○只愁李洪義與洪信生脾氣，中間做板障。爲人志性劣，結下讎冤，怎肯成親！恰是首絕，走一人向前訴說。

〔尾〕樂極悲來也凋厥，這好事果然磨滅。道大哥共二哥來到也。

二人下馬入莊，聽得談論親事，意欲不許。被三傳并三翁先言：劉郎異日奮發榮貴，和你改換門風。

〔仙呂調六么令〕洪信洪義憤怒尙難消，不能解割，兩人時下好心焦，不住地偷觀知遠，發願將酬報。如今入舍，俺爲親舅，恁情終日打和稀。○坐上三翁見了，叱喝怒聲高。愚濁匹夫，直恁折敢無禮！道時下劉郎未遇，病龍潛牙爪。風雷若順，此人發跡，定和您也做官寮。

〔尾〕門安縛削免差謫，足上皮靴鞋使靴換了。京朝布衫改作紫羅袍。

更不由二人洪信洪義，選定吉日良時，請諸親相見。磨麥造酒，排喜慶筵席。至天晚，二人過禮。

〔商調玉抱肚〕衆多親戚各帶笑容，觀三娘模樣，知遠狀貌，夫婦相同。三娘眼橫秋水急，知遠眉惹陣雲濃。如連理，如比翼，似鸞鳳，絕倫出衆。滿村都喜，唯有洪信洪義夫婦氣沖沖。○那村夫憑飲酒飾碗中，盡薰沉醉臉上紅，爭拳弩踢，殺呼叫喚，交錯賓朋，樂聲盡不依調弄，似堯民圖上畫底行蹤。牛羊入圈爲時分，李三翁與先生相從。安帳地東南上，牙推遣：此間房舍沒災口。

〔尾〕比着殘毀，是貧窮，交兩個未遇皇后與潛龍，借一間草屋爲正宮。

當夜祥光籠瓦舍，瑞氣覆圓苞。未遇萬乘之君，隱跡正宮皇后，喜成婚禮，得結姻親。一宵序百載之權期，此夜論盡平生之恩愛。您咱兩口兒夫妻，似水如魚。這壁四口兒心生狠劣，常言道：樂極悲來。知遠入舍不及百日，丈人丈母併亡。依禮掛孝披頭，殯埋持服，已經三七。早是弟兄不仁，兩個妯娌唆送，致令李洪義洪信繁燥。

〔般涉調耍孩兒〕翁母兩口兒亡了三七，墓頂上由然土濕。無端洪信和洪義兩人，倒大來愚迷。使機關待損劉知遠，更怎禁傍邊兩個妻牀牀地向耳邊唆送，快與凌持。○開口只叫做劉窮鬼，喚知還皆前侍立。洪義叫呼新女婿，略聽這漢分析。既然入舍深村裏，這農務終朝合演習。抄着手入來，大軋漢任甚不會！

〔尾〕身上穿羅綺衣，不鋤田不使牛不耕地。伊自道：怎生莊家裏放得你！

洪義手持定荒桑棒，展臂一手摔定劉知遠衣服。

知遠別三娘太原投事第二

李洪義爭剗知遠身上衣服，與布衫布袴穿着了，使交看桃園去。潛龍不知是計，大郎黑處先等。

〔中呂調牧羊關〕雲兒來往不寧貼，唯現出些小籠月。洪義心腸倒大來乖劣，專等着劉知遠。即漸裏更深也，隱約過二鼓，清風觸兩頰。○向西北上一搭牆摧缺，陌然地見他豪傑，跳過額垣。怎恁地健捷，欲奔草房去。洪義生懽悅，這漢合是死，饒冤都報徹。

〔尾〕腦後無眼怎遮迭，李洪義到此恨心不捨。待一棒攔腰斃做兩截。

洪義致怒，兩手拈得棒煙生；

假使石人，着後應當也傷損。

攔腰棒中躲無因，七尺身軀仆地倒。

〔仙呂調醉落托〕洪義怒噴，兩手內氣力使盡。其人倒臥心由狠，欲打身亡。聽得言語，說了三魂。○低頭扶起觀身分，籠月之下扎臉兒認，元來不是那窮神仔細端詳，却是李洪信。

洪義且驚且笑，洪信且疼且忍。小弟恐兄落窮神，恁便故來觀你。始信道：天網恢恢，疎而不漏。須臾，見知遠與數人相從，帶酒而來。被洪義扯住。新近亡却丈人文母，爾怎敢飲酒衆村人言：俺與收泪。二人終是不休。至天曉，用繩索綁定，欲要入官。三翁見：

〔黃鍾宮雙聲疊韻〕李洪信、李洪義綁定潛龍帝，一布地高叫起，只是無休底。自入舍做女婿，覷俺咱似兒戲。使着後，道東說西暢徹氣。○交他去桃園內，喫得醺醺醉。俺懂着他到惡，便把人毆擊。願叔叔鑒是非，那三翁聽說話，叱喝道：畜生憑性地！

〔尾〕往日與他有嫌隙，只寬他知遠無禮。您兩個也不是平善底。

三翁曰：若您弟兄送他，我却官中共您理會。兼自傍人勸免。已此，洪義方休。後經數日，弟兄定計，交劉郎草房內睡，怕今夜乳牛生懷。三娘也不知道。知遠不宜，到夜深，草房中長嘆。

〔南呂調應天長〕知遠早悶懣心緒，但淚流如雨，時覆地又長吁。暗思量：高祖本是豪家，奈散失財物，分離了兄弟母，天指引到來此處。文人相見便神和，招入舍好擗舉。○妻與我，如水似魚，不會惡一個親故，奈哀哉不幸，兩口兒亡殞。洪義和洪信，協寬恨把人凌辱。三翁常見後，免得災限，須有日中他機謀。

〔尾〕戀着三娘，欲去不能去，待住後如何受辛苦，這煩惱渾如孝經序！

據三娘恩愛，

盡老永不分離。

想二子冤讎，

目下便待拆散。

交人去住無門，這煩惱何時受徹。到夜深，潛龍困睡。李洪義門外聽沉，發起毒心，安排下手。

〔般涉調麻婆子〕洪義自約末天色二更過，皓月如秋水，款款地進兩門，調下個折針也聞聲。牛欄兒傍裏，逐小坐，側耳聽沉久，心中暢懽樂。○記得村酒務將人恁剉，入舍爲女婿，俺爺爺護向着。到此殘生看怎脫，熟睡鼻氣似雷作。去了俺眼中釘，從今後好快活。

〔尾〕團芭用，草苫着，欲要燒毀全小可，堵定個門兒放着火。

論匹夫心腸狠，

龐涓不是毒。

說道漢意乖詭，

黃巢真佛行。

哀哉未遇官家，

性命亡於火內。

〔商角定風波〕熟睡不省悟，鼻氣若山前哮吼猛虎。三娘又怎知，與兒夫何日相遇，不是假也非干是，夢裏索命歸泉路。○當此李洪義，遂側耳聽沉兩週三度，知遠怎逃命。早點火燒着草屋，陌聽得一聲響，嚇匹夫急掉頭觀。

〔尾〕星移斗轉近三鼓，怎顯得官家分福，沒雲霧平白下雨。

苦辛如光武之勢，脫難似晉王之聖。雨濕煞火，知遠驚覺，方知洪義所爲。亦不敢伸訴。至次日，知遠引牛驢拽拖車，三教廟左右做生活。到日午，暫於廟中困歇熟睡。須臾，衆村老攜筇避暑，其中有三翁。

〔般涉調沁園春〕經了牛驢，不問拖車，上得廟墻。爲終朝每日多辛苦，撲番身起權時歇。侍傍裏三翁守定知遠，兩個眉頭不展。開。堪傷處便是荆山美玉，泥土裏沉埋。○老兒正是衰哉，忽聽得長空發噴雷，聽驚天霹靂，眼前電閃，嚇人魂魄，幽幽不在。陷地觀占，擡頭仰視，這雨多應必驟，乖傷苗稼，荒荒是處，飢饉民災。

〔尾〕行雨底龍必將鬼使差，布一天黑暗雲靄，分明是拚着四坐海。

電光閃灼走金蛇，霹靂喧轟撼鐵鼓，風勢揭天，急雨如注。牛驢驚跳，拽斷麻繩，走得不知所在。三翁喚覺知遠，急趕牛驢，走得看不見。至天晚，不敢歸莊。

〔高平調賀新郎〕知遠聽得道，好驚荒。別了三翁，急出祠堂。不故泥污了牛皮履，且向泊中尋訪。一路裏作念千場，那兩個花驢養着牛繩綁，我在桑樹上少後口打五十棒。○方今遭五代，值殘唐，萬姓失途，黎庶憂惶，豪傑顯赫英雄旺，發跡男兒氣剛。太原府文面做射棧，欲待去却徊徨。非無決斷，莫怪頻來往，不是難割捨李三娘。

見得天晚，不敢歸莊。意欲私走太原投事。奈三娘情重，不能棄捨。於明月之下，去住無門，時時歎息。

〔道宮解紅〕鼓掌爭指，那知遠月下長吁氣，獨言獨語，怎免這場拳踢。沒事尙自生事，把人尋不是，更何況今日將牛畜都盡失。若還到莊說甚底，怕見他洪信與洪義，勸人家少年諸子弟，願生生世世休做女婿。○妻父養母在生時，凡百事做人且較容易。自從他化去，欺負殺俺夫妻兩個。男女鳴着鴛兒，廝羅執，減良削薄得人來，怎敢喘氣。道我長貧沒富多不易，酸寒鬚臉只合乞。百般言語，誰能喫，這般才料怎地發跡。

〔尾〕大男小女滿莊裏，與我一個外名難措洗，都交人喚我做劉窮鬼。

天道二更已後，潛身私入莊中來別三娘。

〔仙呂調勝葫蘆〕月下劉郎走一似煙，口兒裏尙埋冤。只爲牛驢尋不見，擔驚忍怕，捻足潛蹤，迤邐過桃園。○辭了俺三娘，入太

原，文了面，再團圓。擡脚不知深共淺，只被夫妻恩重，跳離陌案，脚一似線兒牽。

〔尾〕恰才撞到牛欄圈，待躲閃應難躲閃，被一人抱住劉知遠。

驚殺潛龍抱者是誰？回首視之，乃妻三娘也。兒夫來何太晚？兼兄嫂持棒，專待爾來。知遠具說因依。今夜與妻故來相別，不敢明白見你。

〔正宮錦繡道〕轉驚拒，認得是三娘。扯住告兒夫，早來生活，大段難做。自從你前晨去了，直等到日色昏暮，好憂慮！不知墜序，惱得兄嫂生嗔怒。等你來時節，沒輕恕。○甚情緒！知遠聞言，泪歛。告妻兒：三教堂中避他炎暑，正熟睡，盆傾也似雨降。覺來後，不見半軀。半跛泊根，尋到天晚夜深，不敢依門戶，跳過牆來見新婦。

〔尾〕沙陀村裏難爲住，你且向莊中奈辛苦，我待辭你往并州太原去。

三娘洒淚告曰：夫往太原，如何過日？知遠却對：今有九州安撫，即目招軍，我去投事。特來與妻相別。三娘閉語，心若刀剗。妾已懷身，將近數月，不免附囑。

〔中呂調木竹枝〕李三娘黛眉斂，愁容掩，纖纖手，扯定劉知遠，破碎衣服。若太原聞了面，早早來取我。懷身三個月，你咱思慮。○李洪義，李洪信如狼虎，棘針棍倒上樹。曾想他劣缺名目，向這濃眉尖眼角上存住。神不和，天生是卯酉子午。○我這口無虛語，道一句只一句。生時節是你妻，便死也是賢婦。住自在交胡道，我誰秋故，全不改貞潔性，効學姜女。○莫愛拒，待交我尋活路，嗔不肯。止不過將我打着皮肉，祇害怕底死難熬。你揜不去，刀自抹，纔自斃，覓個死處。○道罷後，垂珠淚，淚點將羅衣污，哭著着，哭也不敢放聲高哭。莫道是感血氣，口噴五穀生頭，生鐵鑄也傷情緒。

〔尾〕似梨花一枝帶春雨，如何見得月下悲啼皇后，便似泣竹底湘妃，別了舜主。○熬鐵眉尖，吳邦西子不爲嬌，泪滴臉透，漢宮戚氏非爲媚。兒夫若是太原不來，妾當專倚柴門等候。劉郎略等，取些小盤費去。去移時不至，知遠自來觀覷。

〔黃鍾宮快活年〕倪家尙未來，去去送時餉，交人候夜深，全然無影響。躡足潛蹤，來到闔房，關上重門，窗眼裏探頭，試望見三娘。○手攜斫桑斧，豈故他身喪。生時沒兩度，死來只一傷。不故危亡，自古及今，罕有這婆娘，貞烈賽過孟姜。

〔尾〕把頭髮披開，砑子，斧舉處嚇殺劉郎，救不迭挖插地一聲響。

長城美女非爲列，城下于姬未是賢。三娘性命如何？却元來是用斧截青絲一縷，并紫皂花纜圍縶一領，開門付與劉郎。兒夫無得忘妾，相送到牆下。

〔般涉調哨遍〕二儀初分天地，也有聚散別離底，想料也不似這夫妻。今宵難捨難棄，謾更說錢塘小卿雙生兩個，祖送郵亭驛。徐都尉隋兵所逼，與樂昌公主分鏡在荒陂。霸王城下別虞姬，織女牽牛過七夕。雲雨輕分，感恨巫娥，宋玉慘懷。○大花綾襖貨賣，你且爲盤費。恩義重如山，恰來解開雲髻，用斧截青絲一縷，付與劉郎。此夜恩常記，欲去時臨行情緒，想世間煩惱無可堪，比痛極時復泪珠滴。地慘天愁日無輝，當陽佛見也攢眉。

〔尾〕鴛侶分，連理劈，無端洪信和洪義，阻隔得鴛孤共鳳隻。

洪信似通天板障，洪義如就地輦風，棘針棍有若坵放同心鎖，倒上樹便是解開連理鋸。終朝使計趕離門，致令夫妻分兩處。正是相別，陌聞人叫。

〔歇指調耍三臺〕李三娘，劉知遠兩口兒難爲相守，泪點兒多如雨點，舊愁難壓新愁。若到并州早來取，休交人倚門專候。常記取此夜相別，凡百事劉郎念舊。○陌聽得人高叫，嚇殺夫妻兩口。打扮身分別樣，生得敝道鄉搜。光皂頭巾纔要綰，皮履鞋兒先愁裏肚。是三尺絳花布衫，是粗麻織就。○手中提荒桑棒，會贏了五村教頭，耳朵似枯乾桑葉，鼻樞蹇，眼腦嘔，誇大腕高，快片牛唇口，粗能飲村酒，罵新娘打脊窮神，把小妹孩兒引逗。

〔尾〕張開喫樵子麻糖口，叫一聲真同牛吼。休道是劉郎，便是麒麟見後走。

弟兄兩個，
拈短棒待把貴人傷。

姊妹二人，
扯衣襟欲將皇后打。

可憐鸞鳳不逢時，
哀哉燕雀相欺負。

〔南呂宮應天長〕李洪義弟兄嗔怒，勢如狼虎，提短棒，振威呼，無端窮鬼，失了牛驢。更有何眼目，由來莊院裏驅逗你咱妻女，好地去後，免殘生。如不去，棒齊舉。○早是兩個粗鹵，更怎憐姊妹遭言語，似傾下野鷗，把女婿扯辱。潛龍怎住得，也須索離他莊戶。怒

言道：久後順風雷，把三娘子却來取。

〔尾〕我去也，我去也，怨念去。知道同故三娘，三娘觀丈夫，不悲感，不心酸，兩人放聲哭。

知遠臨行，怒叫夫妻四口，異日得志，終不捨汝輩。弟兄笑道：你發跡後，俺向鼻內呷三斗三升鹽醋。兩個妯娌也道：俺與三斗三升鹽。

〔黃鍾宮出隊子〕知遠高聲道：我時下遭困窮，若風雷稍遂頭榮華，却來莊中取鹽娃。離底須離，恩底報答。○洪義、洪信由然罵：待你發跡，俺把三斗醋鼻內呷。兩個妯娌更乖角，待你久後身榮并奮發，把三斗鹹鹽須喫他。

〔尾〕莫想青涼傘兒打，休指望坐騎着鞍馬，你不是凍殺須餓殺。

道罷，四口兒摔扯三娘歸莊。劉知遠獨上太原古道。次日，到并州，詢問居民。人說先索土渾營見司公岳金，尙招人數未足。知遠依言至營，參司公畢。先交試拽弓。知遠嫌弓軟。司公怒，取到庫弓交拽。

〔中呂調拂霓裳〕十級都頭看了知遠，盡有笑容。立似松，立似松，七尺堂堂，凜凜氣雄，諸武藝稍會攻。□□數年中，時值□□，備院防莊，且將使用。○慷慨豪傑，弧矢□□，好施英勇。語似鍾語似鍾，應啫如雷，面西背東。推鐵騎，吼寒風，施角力，有誑同，欄去稍來，廳上團練，愕然驚慄。

〔尾〕幾乎不嚇殺司公，見條八爪滲金龍，拽滿三石黃樺弓。

司公見知遠頂上有紅光，結成門龍形勢，暗歎曰：此人異日富貴不可言盡，便賜酒一瓶，錢三貫，且令營中熟歇。又叫節級李辛，暗令作媒。有女笄年未曾嫁，待欲召新人。汝當一言，無令推阻。李辛會意，私見知遠，言司公親事。潛龍泪下，說前妻三娘。

〔歇指調永遇樂〕知遠聞言，欠身叉手，着言咨告李小。三娘沙陀村裏，立等同晉耗。剪頭祖送，臨行盤費，偷與俺大花綾襖。若營司文了面後，取妻且宜聞早。○如今待交知遠作綴，定把上邊違拗，貌賽嫦娥，顏過洛浦，只是不敢要從恩。忠義古今皆說，那底甚般禮，道不成爲新妻，便把舊妻忘了。

知遠已有妻，焉敢作綴。李辛笑爲潛龍公何愚也！足下豈不知閉上營門，司公是一朝天子。你若不順，禍在旦夕。知遠沉吟，不得已把定物收了。

〔般涉調沁園春〕李辛着言虎嚇新人，要他做媒。知遠不免來接定物，憂愁滿面，促損雙眉。當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誰是誰爭，知道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齊，便是綿裏鋼針，蜜裏砒。又休言昔日湯敦傳，莫言往日宗道休妻。毒藥黃巢，狠如龐相，螻蛄頑蛇，心上堆。分明是合冠李，免雙棒王魁。

〔尾〕着手指，村內妻，知遠到此不得已，發短聲，辜恩悟賺了你。

頂中雲鬢，棄如足上暗塵隨。

枕上恩情，恰似耳邊秋風起。

非干知遠棄前約，合是新妻換舊妻。

知遠既許親事，立節級妻李嫂并王嫂二人爲媒。

知遠充軍三娘剪髮生少主第三

〔仙呂調六么令〕新人知遠，已把定來收。滿營軍健，都皆喜悅笑無休。五百年前姻緣，相會朵無由。男如潘岳，女生越豔，媒入口一似蜜舌頭。○待害是營司家口，火巷裏鬧悠悠。王嫂李嫂，說得兩個太都搜。岳氏娘子好女，花兒自然羞。團練常便不圖豪貴，故招知遠做班鳩。

〔尾〕求親不肯揀高樓，怕倒了高樓一世休。司公故交他女嫁敵頭。

選揀吉日良時，知遠準備入門。司公作宴待親，六營皆慶。至天晚，潛龍與皇后過禮。

〔商調玉抱肚〕六親喜慶，夫妻過禮。漸焚煌煌，沉煎寶鴨，煙裊金猊，幃山畫出魚戲水，描成鴛鴦共鸞。連理枝，合懽帶，此時聚，雙雙對對，酒斟醖醖，共分飲。長春百戰，名喚鳳凰盃。○嬌羞可慣羅幃裏，如描星眼，情似癡。把仙裳欲褪，輕拈綉衾，籠罩香肌。腰輕最喜牙床穩，髻鬆偏稱枕斜欹。鸞押着鳳，嬌聲顫語聲低，時時喘息。把天下美收拾聚，比不得知遠今夜做女婿。

〔尾〕福齊底是夫妻，不是膠跡潛龍開基帝，一個明聖未顯底賢德妃。